

新时代巴蜀民歌的活化利用研究

李雪莲

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重庆 400700

摘要:巴蜀民歌作为巴蜀地域文化的声音记忆,承载着川渝人民世代相传的情感表达与生活智慧。新时代文化消费场景深度变革,传统传承模式面临受众断层、形式单一等困境,巴蜀民歌亟需寻找适应当下的生存方式。本文立足巴蜀民歌活化利用的现实语境,从现状审视切入,剖析传承主体、表现形式以及市场反馈层面的真实状况,继而围绕文化传承、市场消费、社会发展三个维度重构活化需求。在此基础上提出数字技术赋能、跨界融合拓展、内容贴近时代、人才培养革新四条创新路径,再从政府、行业、社会、区域四个层面构建协同发展机制。研究认为,巴蜀民歌的活化并非简单复古,而是在守护声腔本色的同时嵌入当代生活,让川江号子、竹枝词调在数字浪潮中焕发新声,为地域文化基因的当代转化提供可资借鉴的实践思路。

关键词:巴蜀民歌;活化利用;数字赋能;跨界融合;协同发展

引言:

巴蜀大地山水相依,从川江号子到薅秧号子,从竹枝词到羌族山歌,民歌声腔浸润着盆地儿女的喜怒哀乐。进入新时代,短视频重塑听觉习惯,城镇化改变乡土场景,年轻一代对传统音乐的情感连接日渐稀薄。若仍以博物馆式保存应对剧变,巴蜀民歌恐将沦为档案柜里的标本。活化利用命题的提出,正是要打破静态保护的惯性思维,让古老声腔重新进入生产生活现场。研究该命题,既关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际延续,也关乎巴蜀地域文化软实力的当代建构。本文不做空泛倡议,而是沿着现状、需求、路径、协同的逻辑链条,尝试为巴蜀民歌走出“保而不活”的境地提供可操作的思考框架。

一、新时代巴蜀民歌活化利用现状审视

(一) 传承主体与传播范围

当前巴蜀民歌的传承主体呈现三足鼎立的格局:田间地头的老一辈民间歌手仍是活态传承的根脉,四川音乐学院、重庆大学艺术学院等专业院校培育出一批兼具学术视野的中青年传人,新兴的短视频博主则以个体化表达切入大众视野。三者之间虽有零星合作,却未形成真正的传承梯队,老一辈艺人的绝活往往因缺乏承接者而陷入人走艺绝的困境。传播范围上,川西坝子、川东山乡、渝东南土家苗寨各自形成相对封闭的传唱圈层,跨区域联动稀少。年龄结构倒挂的问题尤为突出,四十岁以上人群构成核心听众,九零后、零零后对《槐花几时开》《黄杨扁担》的认知多停留在音乐课本层面,深度参与者寥寥,传承主体的断层危机已从隐忧演变为显题。

(二) 表现形式与内容特点

新时代的巴蜀民歌并未固守原生态样貌,舞台化、交响化、流行化的改编日益增多。川剧高腔与摇滚乐碰撞的实验作品在试水,非遗工坊里的山歌配上电子合成器成为文旅演艺的招牌节目,民谣歌手将川渝方言揉进

都市叙事的新作品频频登上音乐榜单^[1]。歌词层面,方言俚语的保留与普通话转写并存,创作者在哑酒歌、情歌中加入城市打工、直播带货等新叙事,尝试让古老曲牌对接当代生活。然而改编质量参差不齐,部分作品剥离了民歌赖以生存的劳动场景与方言韵律,徒留形式外壳;另一些作品则为迎合流量,将民歌裁切成几秒钟的神曲切片,原味尽失,甚至引发民间歌手对“去根化改编”的集体担忧。

(三) 市场反馈与受众评价

从票房与流量看,巴蜀民歌的市场表现冷热不均。成都宽窄巷子、洪崖洞景区的驻场演出常年满座,依托文旅场景实现了稳定转化;纯民歌专辑在主流音乐平台的播放量却难敌流行单曲的零头。受众评价呈现两极:文化认同者赞其“听见乡愁”,追求听觉新鲜感的年轻用户则直言旋律拖沓、歌词听不懂,网络评论区常见“保护不等于好听”的争论,折射出艺术价值与市场价值之间的张力。值得关注的是,方言播客的兴起悄然培养出一批愿意为“听懂四川话的歌”付费的小众圈层;部分民歌主播在垂直社群里积累起百万级粉丝,打赏收入稳定增长,这为精准定位市场打开了新的窗口,也提示从

业者重新审视所谓“受众没有”的惯性判断。

二、新时代巴蜀民歌活化利用需求重构

（一）文化传承需求升级

旧有的口传心授模式适配农耕时代相对稳定的村落结构，却难以应对人口流动频繁、生活节奏加快的当下社会。新时代对巴蜀民歌传承提出了更高标准：一是系统性，要求建立从田野采录、曲目编码、音频数据库到学术研究的完整链条，避免碎片化抢救式保护；二是多元性，除师徒相授之外，需引入慕课、研学、驻地创作等多轨并行的传习渠道，让不同背景的学习者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入口^[2]；三是可持续性，强调传承人生存境况的改善，将收入保障、社会地位、创作空间纳入制度设计。唯有传承体系自身获得自我更新的造血能力，巴蜀民歌才不至于在下一个十年沦为录音资料馆里的沉默遗存。传承需求的升级，本质上是从抢救性保护向建设性传承的范式转移。

（二）市场消费需求变化

文化消费市场正经历从被动欣赏向主动参与的深层转向。Z世代消费者不再满足于坐在台下鼓掌，他们渴望扫码点歌、实时弹幕、沉浸剧场式的互动体验。个性化定制成为新常态，婚礼现场想要一首融入川江号子元素的誓言曲，露营派对期待能跟着节拍击打竹筒的互动歌单，品牌发布会则偏爱将本地民歌腔调改编为主题曲。情绪价值的权重显著上升，消费者为治愈感、怀旧味、松弛感等心理标签买单的意愿，远高于为单纯艺术欣赏买单。消费场景也在迁移，直播间、密室剧本、城市漫步导览等新兴场域均有民歌植入的空间，巴蜀民歌若想在文化消费版图中占据一席之地，必须读懂这些细微的需求信号，从供给端做出贴心回应，而非等待市场主动上门。

（三）社会发展需求契合

乡村振兴战略将文化振兴置于重要位置，巴蜀乡村的歌谣资源正是文化振兴最接地气的抓手。文旅融合从观光型向体验型深化，一曲地道的情歌胜过千篇一律的解说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川渝文化协同搭建起制度平台，巴蜀民歌作为两地共享的文化基因，具备成为区域认同符号的天然优势^[3]。更深层看，民歌中蕴含的劳动伦理、邻里情谊、自然敬畏等价值观，对于缓解都市人群的精神焦虑、构建和谐社区关系具有潜移默化的滋养作用。基层治理创新亦可借助民歌形式传播，如将政策内容编入山歌顺口溜，让村民在传唱中完成认知内化，传播效果远胜于枯燥宣讲。活化利用若能精准对接国家战略脉搏，嵌入社会发展大局，便获得了

最持久的发展动力，其意义也超越艺术本身。

三、新时代巴蜀民歌活化利用创新路径

（一）数字技术赋能创新

虚拟现实技术为巴蜀民歌搭建了可触可感的数字剧场。戴上头显的观众置身于川西坝子的金黄稻田，薅秧号子从四面八方响起，领唱者的汗珠、稻叶的颤动、远山的云雾共同构成沉浸式声景。成都、重庆已有团队试水VR民歌剧场项目，观众停留时长较传统演出大幅提升。人工智能的介入则体现在另一维度：深度学习模型对海量民歌录音进行声学特征提取，辅助辨识濒危曲种的旋律骨架，为老唱片修复、失传曲目重构提供技术支撑。AI作曲工具还能依据巴蜀民歌的调式规律生成旋律片段，为青年创作者降低创作门槛；智能语音合成技术甚至可以让已故名家的嗓音再度唱响新词，引发业界关于技术伦理的严肃讨论。

（二）跨界融合拓展边界

艺术形式之间的壁垒正在消融。巴蜀民歌与现代舞的联姻催生出《蜀道行》这样的剧场作品，演员在铜鼓节奏中演绎古老商旅的悲欢。与话剧融合的《长江谣》将川江号子编织进剧情台词，号子不再是背景音效而成为推动叙事的核心动力。与装置艺术的对话更具实验色彩，美术馆里悬挂的竹编装置内置声音触发器，观众走近即触发不同段落的薅秧号子，视觉与听觉的复合体验颠覆了民歌只能听的固有认知^[4]。动漫、游戏领域的跨界同样值得关注，国产二次元作品已开始尝试将巴蜀民歌作为角色主题曲，为年轻受众搭建情感入口。此类跨界创作虽受众有限，却为巴蜀民歌赢得了文化精英圈层的关注，形塑出高端品牌形象。

（三）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高校与民间的双向奔赴正在重塑人才培养格局。四川音乐学院增设巴蜀民歌方向的硕士点，聘请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担任客座教授，学生修完田野采风学分方能毕业。重庆大学艺术学院与酉阳、秀山等民歌富集地签订共建协议，挂牌教学实践基地，让课堂从教室延伸到吊脚楼的火塘边。双栖培养打破了学院派与民间派之间的知识隔阂，毕业生既能完成学术论文，也能在婚礼上即兴对歌，兼具理论功底与实操能力^[5]。少数民族预科班、巴蜀民歌夏令营等补充通道，则为偏远地区具有天赋的苗子提供了成长阶梯。评价标准的重构也在进行，田野采录的完整度、方言表达的地道性、与传承人的合作质量均被纳入考核指标。

四、新时代巴蜀民歌活化利用协同发展

（一）政府政策支持引导

政府的角色并非大包大揽，而是精准扮演好规则制定者与资源撬动者。四川、重庆两地近年相继出台非遗活化专项扶持政策，设立巴蜀民歌创作基金，对优质改编作品给予创作补贴；税收优惠覆盖民歌演出团体、民歌主题文创企业，降低初创期生存压力；场地供给方面，闲置的乡镇文化站改造为民歌传习所，免费开放给传承人使用。更具前瞻性的举措是将巴蜀民歌纳入中小学美育课程体系，编写地方教材，培育下一代的文化认同。政策设计还注重负面清单管理，明确禁止低俗化、商业化过度的改编行为，守住艺术底线。政府采购目录中增设民歌相关服务类目，机关单位的文化活动优先选用本地民歌元素，形成稳定的公共需求。成渝两地的政策协同正在酝酿，跨省市联合申报国家级文化工程已提上议程，为后续深度合作奠定了制度基石。

（二）行业组织协调联动

四川省音乐家协会、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行业组织，承担着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桥梁功能。行业标准的制定填补了此前的空白，从民歌采录技术规范到舞台改编伦理准则，一系列行业文件的出台让从业者有章可循。每年一度的巴蜀民歌艺术节由行业组织牵头举办，已成为展示创新成果、促进行业交流的重要平台。学术资源整合方面，行业协会联合川渝高校建立巴蜀民歌数据库，向社会开放查询功能，科研成果与创作

实践实现双向转化。对外，行业组织代表巴蜀民歌界参与国际民族音乐学会议，争取世界舞台的话语权；对内，则借助会员培训、职称评定、维权援助等日常工作，稳固从业者的职业生态。行业组织还承担着舆论引导职责，面对网络上的争议性改编事件，及时发出专业声音，避免公共讨论走向情绪化。

（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民间活水是巴蜀民歌活化最不可或缺的底色。企业层面，成渝本土的饮料品牌赞助民歌MV拍摄，互联网大厂为濒危曲种建立数字档案，房地产项目将民歌元素融入社区文化景观，商业资本的介入让保护与开发形成正向循环。社会组织方面，民间基金会发起“山歌守护人”行动，募集善款资助乡村歌手；高校社团开展暑期采风，产出大量一手田野资料。志愿者群体覆盖广泛，退休音乐教师进社区教唱，在读大学生担任民歌展览讲解员，外地游客自发拍摄视频传播。粉丝经济的崛起使得民歌明星拥有了稳定的私域社群，众筹专辑、包场演出等新型参与方式层出不穷。海外华人群体亦是重要力量，不少侨胞通过线上直播跟学家乡民歌，成为巴蜀民歌国际传播的民间使者。社会力量的多元汇入，让巴蜀民歌摆脱了单一依赖政府拨款的旧格局，形成充满韧性的生态系统。

结束语：

巴蜀民歌的活化利用是一场守望与新生并行的漫长跋涉。守望意味着对声腔本色的敬畏，方言韵律、劳动场景、情感肌理不能在改编中被抽空；新生则呼唤勇敢拥抱数字技术、跨界融合、时代叙事，让古老民歌重新进入当代生活的毛细血管。政府、行业、社会、区域的协同并非简单叠加，而是各归其位、各尽其能的生态共建。唯有现状认知足够清醒，需求把握足够精准，创新路径足够开阔，协同机制足够顺畅，巴蜀民歌方能真正走出抢救性保护的被动局面，在新时代的文化图景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川江号子的嘹亮余音仍在峡谷回荡，藕秧调的悠远旋律仍在田野流传，来自巴山蜀水的声音遗产，值得以更具想象力的方式继续讲述，也必将

在下一代人的歌声里获得崭新的生命。

参考文献：

- [1] 赵梦. 文化传承视域下巴蜀民歌的活态传承路径[J]. 新传奇, 2025(32):45-47.
- [2] 李艺晖. 探究巴蜀民歌在《山歌奏鸣曲》中的呈现与演奏[D]. 上海音乐学院, 2023.
- [3] 张承嘉. 生命美学视域下的巴蜀民歌研究[J]. 艺术品鉴, 2023(17).
- [4] 潘新宇, 程刚. 四川地域文化视域下民族声乐的传承与创新研究——以川剧声腔, 四川民歌为例[J]. 2025(11):13-15.
- [5] 任汝佳. 以“太阳”为名的巴蜀汉族民歌探析[J]. 当代音乐, 2024(1).

本文为重庆市教委人文课题《新时代巴蜀民歌区域文化表现力及活化利用研究》(25SKGH050) 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李雪莲（1972.12-）女，汉，湖北省宜昌市，硕士，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钢琴表演与教学。